



或許是偶然吧！

何之靈

一座山的輪廓成了少女的情影

自那凹凸不平的拇指山

換成靜、柔的睡臉。

「自南部歸來，阿萍就有這想法——把山以炭筆畫得逼真——加上她內心裏對炭筆有躍躍欲試的衝動，因而揉和了這一幅作品，於是藉著幾個短短的十分鐘下課，在「斗室」〔註〕內模擬拇指山輪廓，她全神貫注把所有思惟投入筆中，山峰上。

鈴響了，「翹課吧！為滿足這衝動這犧牲該是值得的。」心想著。「不行，這樣子不好，儘管不點名我還得做個乖學生。」於是她放下炭筆，掉頭就走！第四堂下課，拿起畫板看看作品：「拇指山似乎畫不好，……，沒關係還可以突變。」瞬息間她利用白筆抹掉不用的部份並添上她自己想像的鼻子、眼睛。

在睫毛方面，她一直猶疑著：「該不該畫呢？畫了會不會失去韻味？」好幾次自言自語，我還以為在問我哩！」言至此他笑了笑，然後又繼續：「過幾天，終於決定不畫睫毛，但眉毛照畫不誤，那是不可少的。

隔不久，又見她手按在腹部，似乎強忍著飢餓，繼續執著於畫紙上。

預備鈴響了，下堂課是門重要的科目，若不打點打點，待會兒會想睡，「歇筆吧！反正下課後有的是時間。」於是她走了，而我靜靜地凝視未完成的作品。

幾道不可抹去的痕跡仍留在紙上。鼻子、眼睛和幾十條橫橫直直的線，把少許幻想都描繪上了，雖然構想不錯，可惜頭髮的曲線和鼻子的斜度還是沒有搭配好……

夕陽將盡，夜神很快地到來，她趕緊點上燈，以炭當黑筆用手當白筆，繼續勾畫，把鼻子像雕塑家一樣地漸漸變高，再把它的曲線協調一番，然後抹去黑線突出部份，如此反反覆復的塗抹直到八點才至自習室溫習功課。

